

烛影摇红

烛影摇红

上

〔台湾〕

慕容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武功山天龙堡主蓝公烈与其妻冷面仙子冷心韵因受坏人挑拨而发生误会,冷心韵在受到蓝公烈冷遇、羞辱后以假死而隐匿出走。十六年后,中原武林连续发生命案,且死伤者皆为天龙武功所致。到底谁是凶手?各门各派纷纷卷入这场是非纷争的漩涡。蓝公烈爱徒慕品扬忍辱负重,最终化解了这场纷争。

台港武侠名家精品集成

主编 [台湾] 胡正群

风 云 第 一 刀	古 龙 著
玉 钩 斜	司马翎著
女 帝 奇 英 传	梁羽生著
新 仙 鹤 神 针	卧龙生著
王 者 之 剑	易 容 著
烛 影 摇 红	慕容美著
纸 刀	高 庸 著
泉 中 雄	柳残阳著
快 刀 浪 子	龙乘风著
碧 血 黄 金	于东楼著
四大名捕会京师	温瑞安著

总序

世上存在着的東西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武俠小說在中國存在已經幾百年了，沾點兒武俠邊的文學，打唐人傳奇算起已有千年歷史了。

在民間，中國武俠小說因它具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民族特色而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在中國文壇，武俠小說卻一直處於受輕視的地位。

從客觀方面來說，統治者認為“儒以文載道”、“俠以武犯禁”，武俠小說有號召造反的嫌疑，所以民國時禁過《三俠五義》，後來則更是將武俠小說打入禁宮，長期禁錮。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武俠小說才掙脫了它身

总序

上的桎梏，获得了与广大武侠迷自由见面的机会。

从武侠小说自身来看，除了一些名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名作以外，有许多武侠小说受商品潮的影响，粗制滥造现象严重，还有一些作品甚至走上拳头加枕头的歧途。这使得武侠小说名声大受影响。

在中国文学界，武侠小说是弱小的一支，没有“阵地”，“兵力”少得可怜。然而在阅读界，武侠小说却拥有一支强大的“兵团”。

不管世人怎么看，不管世人怎么评说，庶出的也罢，打入另册的也罢，禁闭也罢，声讨挞伐也罢，武侠小说总是顽强地生存着，而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总序

谁也不能无视成千上万武侠迷的存在，谁也不能无视他们文化消费的需求。

也正因为需求的刺激，所以武侠小说市场十分混乱，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地摊，盗版仿冒者比比皆是。

为了维护武侠小说爱好者的正当权益，我的心愿是为他们做一点实是求是的工作，或是推荐或是评介。

前年我向读者推荐过一套《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后来又推荐过《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还推荐过温瑞安有许多新作。

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民国时期曾有过一个高潮，出现过几个大的群体，南北两个大派曾

总序

出现过数十名武侠小说家，其中以向恺然、姚民哀、文公直、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十大家为最。出现了像《蜀山剑侠传》、《四海群龙记》、《十二金钱镖》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到了当代，又出现了一个武侠小说革新的高潮。出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港台两大群体，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武侠小说作品。就武侠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来说，它受到的待遇是极不公平的。

为了争这个公平，为了使世人看到武侠小说确实有着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一次请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胡正群先生在前次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的基础

总序

上,又遴选了六部组成了这套港台名家佳作。

胡正群先生在推荐这些作品的时候,对每一个大侠从生平到著作特点、艺术特色都有介绍,各有侧重。除了介绍名家名作以外还有一个深意,他认为台湾全盛时期有武侠小说作家百余人,作品上千部,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免不产生粗制滥造之货。武侠小说的创作,本应遵循“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当作一门学问去钻研,而许多人则受商品化的诱使,追利逐名,趋之若鹜,许多港台的劣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今天又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改头换面涌入大陆市场。特别是许多劣作往往盗用名家的名字,堂而皇之,登堂入室,造成了大陆武侠小说市场的一片混乱。这既愚

总序

弄了广大武侠小说爱好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破坏了武侠小说的声誉。

介绍好的作品，介绍作家的写作风格、特点，介绍他们的创作历程，无疑能够帮助读者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

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会长 江上鸥

1996年4月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章	一片苦心	1
第 二 章	千金重诺	1 8
第 三 章	百结愁肠	3 9
第 四 章	忧患儿女	6 7
第 五 章	静雅山庄	8 0
第 六 章	开帮大典	9 6
第 七 章	惊逢巧变	129
第 八 章	心惊肉跳	156
第 九 章	深入虎穴	189
第 十 章	疯老人	217
第十一章	淡泊一翁	243

目 录

第十二章	醋海兴波	257
第十三章	天阴云浓	278
第十四章	镜花水月	296
第十五章	天龙第三徒	322
第十六章	五台三魔	351
第十七章	无情羞花	377
第十八章	真假奇人	395
第十九章	有惊无险	433

第一章 一片苦心

中秋夜，冰轮高挂，碧空如洗。

洞庭君山，湘妃祠前。

祠前石阶上，月色下，正端坐着一位蓝袍老人。

老人南向面月而坐，垂目俯首，双手平置于膝盖上，垂胸长髯于清风中微微拂动，神态肃穆庄严。

老人身前，相去约丈五光景，另成半月式排列着五方青石。

五方大小如一的青石上，由左向右，依次经人以大力指法，勾划了似地刻着当今五大门派五位掌门人的名讳：“少林百了禅师、武当谢尘道长、终南凌波仙子、黄山白石先生、王屋八指驼叟”。

夜深沉，万籁俱静，月行中天，三更正。

就在这时，微波闪漾的湖面远处，忽然出现了一条淡白色

的身影，映着波光月色，但见来人衣袂飘扬，掠波如飞，眨眼已至近前。来的乃是一位身着素白宫装，面垂白纱，背悬白玉长箫，风姿绰约的俏丽佳人。

白衣佳人登岸后，身后略顿，随即向蓝袍老人坐处款步行去，近石止步，深深一福，脆声恭敬地喊一声：“天龙大侠好！”

蓝袍老人身躯纹风不动，略略颌首道：“仙子好——请坐。”

这位白衣佳人显然就是终南本代掌门，凌波仙子白素华。这时剪水双瞳于纱孔中向五方青石微微一扫，便走至中央的一块缓缓坐下。

凌波仙子刚刚坐定，湖面上，又有两条人影如飞而至。

走在前面的是位道人，皇冠鹤氅，面容清癯，手执长尾云拂，双目开阖间，精光如电。走在后面的则是位中年文士，儒巾儒服，缓带云履，眉目疏朗，神情怡蔼而潇洒。

一望可知，二人正是武当谢尘道长，黄山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和谢尘道长二人，与先到的凌波仙子一样，缓步上前，向蓝袍老人俯身喊了一声“天龙大侠好！”

蓝袍老人也与先前一样，颌首淡淡地答了句：“两位好——请坐。”

谢尘道长和白石先生相继转过身子，又向凌波仙子见过礼。然后便在凌波仙子上下首分别坐下。

二人落座后不久，湖边佛号起处，身材枯瘦矮小、灰眉覆目、身披深紫袈裟的少林百了禅师，接着出现。

百了禅师走过来，合掌甫喊得一句：“蓝老施主别来无恙。”

蓝袍老人尚未有所表示，湖边传来一个粗大宏亮的声音，已然大笑着喊道：“好好，不论赶什么场合，老汉总是慢了一步。”喊完，又复大笑起来。

未容得诸人回头，人已随着笑声来到。来人一身粗布，手持狮头拐，虽然驼着背，却仍比常人高出一个头有余。

蓝袍老人缓缓抬脸，朝百了禅师点点头，百了禅师合掌一躬，退至左边第一方青石上就位坐下。

八指驼叟将狮头拐一顿叫道：“老汉坐哪儿？”

他环眼一滚，忽又欢声喊道：“噢，那边还空着。行行行，敬陪末座。来迟了的，合该如此，没话说的。”

大笑着，也没跟蓝袍老人招呼，便由诸人身后向右边大步绕去。

狮头拐一横，正待坐下，瞥及石面上那行：“王屋八指驼叟”，不禁“嘿”了一声，自语道：“‘八指’，‘驼叟’，好，总共两件短处，一笔写得清清楚楚！”

转过脸来，朝左边迅速扫了一眼，忽然身躯一直，指着身左诸人向蓝袍老人瞪眼叫道：“蓝公烈，这种坐法是根据什么排的？他们四个，终南白仙子老汉可以不计较，其余像少林和尚、武当道士，以及这位黄山的穷酸，哪个不比老汉辈份低？”

似乎愈说愈有火，拐尾一掉，指向蓝袍老人，提高嗓门又吼道：“丢开他们不说，就说你蓝老儿吧，你我师祖曾订八拜之交，时至今日，你老儿名气大，老汉不敢高攀；但是，如若认真说起来，我姓胡的比你姓蓝的，除了短上两根指头外，别的又差了什么？”

蓝袍老人点头微微一笑道：“老夫所以这般定位，就因为你我关系不同，你老儿已说得明明白白了，还嚷个什么？”

白石先生脸一扬，侧目微哂道：“这总该受用了吧？”

八指驼叟经蓝袍老人一说，刚哼了一声：“说得好听——”

收拐甫欲蹲身，一闻白石先生之言，不禁再度扬拐，瞋目喝

道：“来，穷酸，再说句试试看！”

白石先生连忙拱手，笑道：“秀才遇到兵——算穷酸不敢如何？”

众人均不禁莞尔，八指驼叟冷然笑道：“识相就好。”

至此方顺拐坐了下来。待得驼叟坐定，蓝袍老人忽然笑意敛去，轻轻一咳，湘妃祠前顿时归于一派沉静。

蓝袍老人缓缓说道：“今夜，五位如约会齐，老夫至为感激。”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举袖一抖，身前地上洒落三枚金光闪烁、约杯口大小、状若鳞甲的金属薄片，用手一指，沉声说道：“日前各位派专人送上天龙堡，由小徒葛品扬收转老夫的这三枚龙鳞镖，已经老夫鉴定确属老夫故物，现在就请诸位说明得来的经过吧！”

百了禅师、谢尘道长、凌波仙子、白石先生等四人，不约而同一致转脸望向八指驼叟。

八指驼叟脸一仰，冷笑道：“死的，伤的，既不是王屋门下，同时我驼子也不是凶手，你们都这样瞪住我驼子干什么？”

蓝袍老人身躯一震，张目失声道：“怎么说？”

百了禅师、谢尘道长，同时黯然低头。

驼叟霍地掉过脸来，向两人一指，嘿嘿冷笑着道：“两个小和尚，一个小道士，三条人命，三枚镖，不多不少，一镖一个。”

蓝袍老人促声道：“说……说……说清楚点。”

八指驼叟仰脸冷笑道：“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清楚不清楚，还不都是那么一回事。老实说了吧，老汉刚才争座位，不过是想缓和一下气氛而已；如以受灾轻重而论，你老儿今夜排座位应将和尚排在首座，道士排在次席，才算公道呢。”

说着，又朝凌波仙子一指，冷笑着接下去道：“白仙子坐第

三席，也颇有理，因为她座下的那个女娃仅丧失一身武功，比起丢命的两个和尚与一个道士来，份量自然要逊色多了。”

凌波仙子双眸微润，也随着默然垂下了头。

蓝袍老人愕然道：“武功丧失于天龙爪？”

八指驼叟冷笑道：“这一点不比和尚、道士们死无对证，那娃娃还活着，如有怀疑，何不前往终南验查一番？”

蓝袍老人瞠目如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百了禅师合掌欠身，低声道：“生生死死，莫非前缘；关于少林武当三名弟子死于龙鳞镖一节，蓝施主大可不必在意；此镖也许偶为暴徒捡取嫁祸，这情形，武林中在所不鲜。倒是终南那名弟子丧失功力一事，蓝施主似应加以追究，天龙爪绝学，手法特异，毁人武功的表征也与他种武学不同，绝非任何人所能易于仿效，这一点蓝施主谅来比贫僧清楚。”

蓝袍老人沉重地点了点头道：“是的，半月之内，老夫将差小徒葛品扬去终南一趟，如那孩子的功力真为天龙爪力所伤，老夫或许还能效力。”

说着，微微一顿，举目环扫，沉声接下去道：“至于龙鳞镖方面，也很好办，此镖他人无法仿制，老夫三徒一女，身边均有携带，老夫回堡后，立即追查，请诸位宽限一年，明年今夜，此时此地，老夫如不能交出凶手，三徒一女中，谁的存镖有了散失，就带谁的头来！”

五位掌门闻言一呆，凌波仙子面纱微飘，正待要说什么时，蓝袍老人已将手一摆，沉声说道：“老夫脾气，谅诸位都很清楚，就这么说，来年今宵，此地再会；诸位好走，恕老夫不送了！”

语毕，眼皮低垂俯首寂然。

五位掌门面面相觑片刻，终于相继默默起立，分别向蓝袍老